



卷內有山兩首
宜添入此兩目

贊

姑溪居士文集目錄中卷

卷第十二

贊

自作傳神贊

折渭州畫像贊

沈存中道者傳神贊

崇因欽老贊

淨慧璘老贊

西菴璞老贊

儲居士真贊



李太白畫像贊

東坡先生贊

靈巖愿老真贊

靈源禪師真贊

邦禪師真贊

李伯時馬贊

畫龜贊

須菩提贊

慧林正老真贊

布袋和尚贊

俞秀老畫贊

俞清老畫贊

昕長老畫贊

壽寧宣老贊

石菖蒲贊

為人作真贊

文忠公畫像贊

銘

卷內有此兩首
宜添入此兩目

歆硯銘

韋深道硯銘

圓硯銘

新硯銘

又硯銘

卷第十三

表

賀德音表

賀正表

賀聖節表

代范忠宣遺表

啟一

賀致政太傅

賀樞相轉官

賀樞密太宰

賀運使大卿

謝發解舉人

謝太守舉人

謝郭樞密

回賀新及第

卷第十四

次二

回章丞

謝涇州教授

轉官謝漕使

謝知縣

回黃通判

謝人詩

賀薛左轄

賀王憲解元

謝韋深道

謝陶師中

負人轉官

謝金陵舉人

卷第十五

啓三

謝君俞

謝仲輝

荅人謝解

上少傅

謝時宰

賀時相

荅監司

先狀

卷第十六

書

荅李幾重

荅人求詩文

荅吳子陽

謝人寄詩

代人與薛金陵

卷第十七

雜書

莊居阻雨鄰人以紙求書因而信筆
書鄰人紙三則

書趙鳳事

書牛李事

書楊綰事

書劉元平事

書柳材筆

又試筆

書陳格石刻

戲揚元發

偶書

贈人

劉九思

書建茶硯屏

卷第十八

手簡一

與蕪黃門

與龔侍郎

與蔡侍郎

與吳朝奉

與叔論提舉

與宗榮州

與俞教授

與何給事

卷第十九

手簡二

與何給事

與賈朝奉

與金馬部

與蕭知錄

與彭丞

與孫知縣

卷第二十

手簡三

上宰執十九

卷第二十一

手簡四

上時宰

與祝提舉

與朱元章

與朱元暉

與彭學士

與劉延中

卷第二十二

手簡五

與姚漕

與周漕

與曾延之

與元法言

與龔平國

卷第二十三

手簡六

與龔平國

與吳醫

與龔彦質

與榮天和

與劉延仲

卷第二十四

手簡七

與榮天和

與劉延仲

與劉君秉

與趙仲強

卷第二十五

手簡八

與趙仲強

卷第二十六

手簡九

與儲子椿

與儲子椿

與友人

卷第二十七

手簡十

與趙德鱗

與彭丞

與孫知縣

與成德餘

卷第二十八

手簡十一

與楊彦濟

與韋深道

與孫尚之

卷第二十九

手簡十二

與孫尚之

與李去言

與楊元發

與胡淵明

卷第三十

手簡十三

與吳思道

與吳禹功

卷第三十一

手簡十四

與吳禹功

與友人往還

卷第三十二

手簡十五

與翟給事

與楊晦叔

與俞秘校

與彥文侍禁

與王溥秘校

卷第三十三

手簡十六

與翟子惠

與王君瑞

與董無求

與何知縣

卷第三十四

手簡十七

翟卷內作霍
未知孰是

與洪覺範

與明祖印

與資福堂頭

與珪首座

與政書記平叔

與崇因欽長老

與天寧^甫詈老

與吉祥聰老

與資福慈愛深禪師

卷第三十五

序

折渭州文集

送鄭穎叔

張覺夫字序

夾山語錄

祥瑛上人字序

送戴道人

姑溪居士文集目錄中卷

姑溪居士文集卷第十二

趙郡李之儀端叔

贊

贊

自作傳神贊李伯時畫

似則似是則不是縱使擠之九泉下也頭出得一頭地
休論捉月騎鯨到了衆人皆醉

又

豐

時雌時雄時白時黑不是徐翁異身又非豐干指出蓋
優哉游哉聊以卒歲浮沉于物而不膠於物者也

又

孰從而圖孰從而狀大千俱空况爾幻妄直須壁立千
仞要且事無一向雖然覲面相呈便是本來形相

又

意中迴有千般思筆下原無一點塵自笑頑冥一村老
忽從今日換精神

折渭州畫像贊

龍章鳳姿燕頷虎頭魏堂弗嚴而整山納海容霜
根雪節可畏而親力莫之幹吾私淑諸一代之英多取

益玲歛掩滋明長庚未艾白氣何來精爽如在佳城不

開出卯則角墮地而班豈無所遺駉驥方閑高牙赤烏

惟叔惟虎有之似之千載一武趨植彼徒見誦他

日凌烟寔先前詔

沈存中畫像贊

先天弗違且時以乘人謀鬼謀其誰与能彼雖密我

則於叙萬目交張雅綱之舉展也吾人一世絕擬孰友

多文宛在中趾用此以通亦以是窮自崖反矣凜然孤

風

密

保寧甯機道者傳神贊。

一回拈起一回新覲面相逢那處親口似含珠声似虎
情如止水氣如春一心為法無餘事四海如公有幾人
祇恐丹青傳未盡更須圓相助精神

又

萬點寒鴉一輪秋月時節因緣因淮漏泄眼光如電舌
如雷鐵透鐵額鬚眉滿頭雪若問人間大導師踏踏著稱鐵硬

崇因欽老贊

真如會中相見了也崇因堂上因甚出來一滴曹溪初
無二味大冶精金豈有他色雖然畫得分明要須重新
注出十二面相忽然開不是僧繇誰會得

淨慧璘老贊

法雲會中多聞第一瑞竹堂上說法無雙降徑山龍則
兩必處候禮崇寧壽則香不妄拈將謂有多少神通元
來口這這般面目

西菴璞老真贊

一住姑熟溪頭三據寶華玉座草木無不沾恩緇素幾

多證果世人盡愛西菴璞誰知屢試紅爐火維然覲面
相呈也要從頭覩破咄鈍置殺人

儲居士真贊

敏以自求仁而樂施鄉黨懷其恕朋友畏其義悟幻妄
之不留惟精進之是利故能告所厚而表其行歛衆美
以昌其嗣尚慮吾志之未孚遂復有形于夢寐嗚呼斯
豈今人之願力歟見者寧不知媿

李太白畫像贊

舉目一世空無人當時何有高將軍龍騫鳳翥困莫群

晴天萬里惟孤雲冥冥何地非埃塵我欲從之嗟此身
形容不到浪自分坐令魯叟悲獲麟

東坡先生贊

東坡仙人岷峨異稟導日而升弗類斯擯有繼皇々期
之奠枕誰其止之成是貝錦天作人遠言何從論聞已
聳然見熟不凜

又

天作斯文萬物所仰時慘時舒与天同運其誰特立卓
哉吾人黃且落矣蔚然常春見險弗止自信無悶求仁

得仁于我何怨光時顯被外薄四夷載瞻載仰百世之師

靈巖愿老真贊

法不孤起隨處有人一花既開無地不春現滿月相轉
大法輪似雷雨作解解如山川出雲不向人偏衫襟裏喫
飯而于孤峯頂上化身

靈源禪師真贊

滔、汨、莫知其出汪、洋、隨圓隨方故八萬四千
偈不離于當處而五千四十八卷皆作戲于逢場山谷

老人所以強名之而無媿姑溪居士又從而雪上加霜
咄只這便是靈源叟何須更上紹默堂

報恩邦禪師真贊

荆山美璞霜天一鷲可薦郊廟志存寥廓逢場場作戲隨
病子藥信与祖佛齊肩直是摸索不着著

李伯時馬贊

竹批雙耳風激四蹄振尾頰鬣會于一時惟伯時父神
而明之千載相遇非公而誰

畫龜贊

鱗介所宗壽無与系納錫以薦曳尾而行與其託之于
死骨孰若遂性以為生余私淑諸蓋將卒歲以沉冥

須菩提贊

敷坐而生如日初曉護念付屬一時俱了非比老人其
誰能表漫自形容本無欠少

慧林正老真贊

高坐清涼道場截斷東南路口一萬菩薩列在下風天
下衲僧間者稽首挺起佛越祖之意氣有抽釘拔楔之
妙手拶得額頭汗出又向王舍城中哮吼

妙
巖
漢

布袋和尚贊

盛著底是病指出底是藥衆生以相見我却道風狂顛
錯秋來葉落歸根春去鳥啼花落只這便是生涯說甚

重二樓閣

俞秀老畫贊

青山白云中人對面若不相識笑我吟咏自如終
居士身得度住平常人窠窟誰謂半山多
豐千指出

俞清老畫贊

說著著便知姓名見者誰不歡喜維如自起自倒要乃無
此無彼冥、三板緣中隨處逢場場作戲欲問涅槃槃一路
頭、只在這裏

寶覺所長老贊

法雲地中得度慧炬光裏法身在處淘金揀玉隨緣運
祇通津偏解抽釘拔楔更能因語識人且道有相無相
休云是真非真

壽寧宣老贊

石霜山中二虎後世見孫無數堂、大為古佛一身普

紹寰字別出壽寧甯一枝又作慈雲法雨他時侍立坐邊
往、呵佛罵祖

為僧作石菖蒲贊

葉磨數仞劔惟有清風剪不斷根亂一窩絲纏纏定白雲
寒不散水無沙石無苔師乎一片心清哉

為人作真贊

王良不作世絕麟麟是可欺邪豈無後人誰其似之維
烈武孫武則似矣而濟以文氣已萬里方爾爾就秣風雲
其時會如兔脫儼然是則現居士身幅巾白拂無一點

塵以無塵故始終一如顯忠數功固非兩途

又

茅茨為居脫粟為餐牛衣自暖徒行亦鞍凡人皆友是
酒可歡客不踐迹未嘗恤言山林城市隨遇即安一旦
義重殺生非難彼強增飾寧知吾全蓋庶幾不滯不移
不屈者而以樂吾之天

文忠公畫像贊

霜空無雲秋天澄霧熇然政通何勞鐘簷儼然望之希
世一遇萬折方東逢坡益注

簷疑簷誤

為僧作真贊

虎頭燕額將軍之相雪檜霜松山僧之容以是而見胡
來漢現揆轉面目瞻之不足盛哉七百聚徒何殊在網
之魚若也向此提撕却成土上加泥

額字不額
疑誤或領誤

吳思道朝服畫像贊

可畏而烈不扶而直藝表士林望高王國如在廣庭鵲
立柱石翼之眉間嘗滿黃色

又道服贊

濃眉深眼出塵之相幅中燕服經世之狀有時收涉界

于一粒粟忽然乘長風破萬里浪因知透過六輪可謂
森羅萬象本誰鼻端揮斤先生信是神匠

銘

銘予所携攜歛硯黃池張氏故物其子見遺

有腴好事儲以資玩謂予可享輒犢而薦我不能書亦
匪能文愧爾誤技時出于温煤將童山筆或可冢庶吾
之傳

韋深道硯銘

馬肝色荆玉璞爛然一星如出海角末萬以下原缺

萬字以下約
留四五
空格

圓硯銘

惡圓喜方乃士之常隨方而圓以救其偏方圓以時有
矩有規不失吾中則方有時而不通因以濟用則圓有
時而為重故君子方以守之圓以行之本末相權而自
違于規矩之外夫是之謂深道之研而姑溪居士所以
銘之而不疑

予所用舊硯已斷復接相從三十年偶洗之覺

其哀相已見為作銘

分荆秀之所鍾敝荆湍之所激賦理瑩質如削瓜而加
拭售吾之所狂狷共吾之所窮寂間墜而裂旋亦無隔
豈同吾朽壤之化乎抑奕世之所典則不吾見于發揮
終安得而汝識

硯銘

理密而質堅體潤而形圓不知得墨之難難但見隨乎

壺之生雲烟心必資之而乃見言必俟之而後傳非吾
人孰克有之永寶用之無窮年

又

比德君子溫潤如玉內好畧分中寔具足窮天下之智

巧必資人以形容盡萬物之變遷曾不繫其盈縮惟其

有以稱之庶幾力行而不訕

又

以相而見聖達之研益之以銘未免曲斷維則如是事
無一遺筆頭落處萬象燦然

姑溪居士文集卷第十二終

姑溪居士文集卷第十三

趙郡李之儀端叔

表

代人賀德音表

上帝降康已昨無疆之址大君有命俄覃在宥之仁精
 誠已格于天人德澤遂均于動植中賀竊以視民如傷
 則纖悉畢煩于一覽舍已從衆則勤勞兼任于人難既
 思慮之弗忘故節宣之或爽皇天后土灼知霄旰之所
 珍
 因琢剗妙工為得晨昏而促効不更累日遽已親朝嗟

枯吹生大布風霆之令滌瑕蕩垢一新雨露之恩歡忻

雖阻于周行拊蹈實同于蠡類恭惟皇帝陛下平恕御

下清明在躬發揮累聖以收功度越百王而圖治幸今

親覩亘古未逢自然協氣之符致滋勿藥之喜仰惟魏

闕愈知舜日之明嘉与邦人載効華封之祝

代人賀正表

端履謹始盛典正容表萬里之咸寧甯肅群工而在御榮

敷動植慶浹華夷中賀恭惟皇帝陛下六藝之宗百世

所俟潤色大成之業發揮通駿之聲故于會罔藉之朝

而乃修禮樂之事景風適應方蟄戶之回春黼座中嚴

燦繁星之拱極非特知天子之貴于是識聖人之時就

日瞻堯已幸躋仁而共域同心戴舜更期保壽于無疆

臣偶假麾符阻趨軒陛嘉与肖翹之類交深忭舞之誠

代人賀聖節表

惟天降命為民作君式屆屆今辰誕生元聖瞻重瞳于舜

日想盛礼于漢廷謳歌蚤協于當時夷夏同傾于此日

恭惟皇帝陛下仁舒化國道御時龍如大川之方增出

庶物而獨運善述寧豐之典則以符堯禹之安榮故能

廣文王適駿之聲脩既醉太平之福卜年過曆保壽無疆臣嘗忝從班遠叨帥節賴一人之慶方均被于羣黎上萬年之觴阻進陪于列辟但同華祝遙慶嵩呼

代范忠宣公遺表

生也有涯難逃定數死之將至願畢餘忠輒留垂盡之期仰噴蓋高之聽中謝伏念臣賦性拙直稟生艱危忠孝雖得之家傳利害率同于己欲未始苟作以干譽不敢患得^失以營私蓋嘗先天下之憂期不負聖人之學此先臣所以教子而微臣資以事君粵自治平擢為御史

繼逢神考進列諫垣在^再五十二年首尾四十六任分

符擁節持橐守邊晚叨^密宥之求再席鈞衡之任遇事

輒發曾不顧身因時有為止欲及物固知盈滿之當戒

弗思禍蒙之陰^乘萬里風濤僅脫江魚之腹三山瘴癘

幾從山鬼之遊忽逢^睿聖之臨朝首及鐵芥之舊物復

官易地遣使宣恩而臣目已不明無復仰瞻于舜日身

猶可免或能親奉于堯年豈事理之能諧果神明之見

嗇未獲九重之入覲卒然四體之不隨空慚田畝之還

上負乾坤之造猶且強親藥石貪^戀歲時儻粗釋于沉

迷或稍舒于報效今則膏肓已逼氣息僅存泉路非遙
聖時永隔恐叩閭之靡及維結草以何為是以假漏偷
生刳心瀝懇庶皇慈之俯鑒亮愚意之無他臣若不言
死有餘恨伏望皇帝陛下清心寡欲約己便民達孝道
于情精微擴仁心于廣遠深絕朋黨之論詳察邪正之歸
搜扶幽隱以盡人材屏斥竒巧以厚風俗愛惜生靈而
無輕議邊事包容狂直而無易逐言官若宣仁之誣謗
未明致保佑之憂勤不顯顯本權臣務快其私忿非泰陵
實謂之當然以至未寬究流人之往愆悉以赦恩而特叙

尚使存沒猶污瑕疵又復未解疆場場之嚴遂空帑藏之
積有城城必守得地難畊凡此數端願留聖念無令後患
常軫淵衷臣所惜者陛下上聖之資臣所愛者宗社無
疆之業苟斯言之可採則雖死而猶生淚盡辭窮形留
神往

啟

賀致政太傅

伏審寵辭宰鉉榮陟公槐槐從優佚于燕申稱褒榮之典
策式揚大號先服輿情竊以徑為帝師而輔太平之基

行應世表而全廉尚之節載籍所紀振古罕傳都門祖
二疏之行功名孰見昌黎賢佐丞之去體貌未隆又曷

若伊尹致堯舜之君告歸于亳周公成文武之事請老

于豐茲大臣出處之遠猷實達人止足之高致恭惟致

政大傅相公受天間氣為國元臣德茂典型智周體用

蚤由舊學夫聖日于虞淵進秉鴻鈞調化元于商鼎泰

山北斗雅望素高崑玉秋霜清標可仰濟功成名遂方

缺原激頑廉懦立之心神明相其壽考華夷想其風采大

雅卓爾榮觀超然其假守江濱竊依鈞范徒劇向風之

慕阻修擁篲之誠屬炎景之屆辰斲天倪之多祉

賀樞相轉官

恭審孚號揚廷策勲錫命巖瞻晉悅燕賀均驩竊以國

家發政施仁均布蓼蕭之澤修文偃武一陶行葦之風

豈險固之是圖偶關防之井戒蕞爾蟻聚肆彼狼貪上

軫淵衷貪言謀帥靈旗真指過者化而神者存廟筭出

奇戰必勝而攻必取爰整鷹揚之旅坐觀鼠技之窮雪

見睨而曰消竹逾刃而自解迅驅雷電誰當赫之王

師生致渠魁豈漏恢之天網帶礪益壯衮繡有輝恭

惟樞密相公蘊命世之宏材韜經邦之遠畧敦詩書德

義之本密告嘉猷兼將相威儀之多式昭異數挺忠誠

以許國運精神而折衝勲德俱高邦家永賴用錫爾祉

召公揚江漢之休惟斷乃成裴相建淮蔡之績某備員

遠部竊仰焚墮欣聞七德之定功共慶萬邦之為憲

賀樞密太宰

伏審寵膺帝制正領樞廷渙號式頒師言允協恭惟樞

密太宰相公學通精稔才瞻經綸衮衣繡裳以繫嚴瞻

之重高牙大纛夙嚴閭寄之威遂膺夢卜之求入摠謀猷

之要文武是憲允為百辟之師將相多儀實作萬邦之

屏折衝帷幄論道廟堂俾庶物各遂其無匹夫不獲其

所某希風有素依履實深雖比馭以驅馳尚據鞍而矍

鑠逝聞除命倍切驩悰

賀運使大卿轉官賜金紫

伏審光膺宸命峻陟華資煥然章綬之便蕃穆若絲綸

之褒拂几蒙庇賴實倍欣愉恭惟運使大卿嶽降時才

天生良佐騫翔棘寺綽著聲猶摠領漕臺獨高籌畫不

絕粮道如見錢流浚被渙恩榮加晉錫德可久而業可

猶疑猷誤

絕粮道如見錢流浚被渙恩榮加晉錫德可久而業可

大自結主知衣之美而佩之光允符輿議佇聞鋒召亟
踐禁嚴某代匱下僚久依屬部未展望塵之拜已馳賀
厦之誠

謝發解舉人

碩貽瑰瑋光賁衡茅載佩謙冲深深感戴闕以先輩道
惟務本學必逢源廣坐劇談固已折經生之角運斤善
斷蓋嘗汙巧斷之頑扶萬選萬中之文勵一飛一鳴之
志登龍好語方傾耳而聽之畫繡言歸更拭目于觀者

任河中府萬全縣令謝太守舉

雪見現而自消魚隨陽而必躍蓋公明而仁恕俾惡沮
而善揚輒頌輒頌輒頌輒誠上輒嚴聽伏念某學慙製錦政謝割
鷄第知王事之勤勞甯恤衆情之翕訛卓茂廢置嘗貽

笑于密人于產章程亦見譏于鄭國矧茲綿薄驟領劇
煩才既無長性多忤物孰能餽蔬而無怨固多射影以
司噉利害如刀斐辭若錦原其所自請試叙陳大姓強
宗扶門資以凌貧弱假衣詭辨託儒名而蔑善良外則
遊談過客之邀需下則浮惰未業之縱博博一切杜絕俾
迪規繩非曰能之蓋其職也然寒鄉闕與弱植易搖投

行可虞市虎足畏儻非特達之眷孰推庇覆之仁伏惟
知府待制盛德兼容華博博始菲葑不遺于下體茶若
必察于人言薦禰之章已蒙提掖与黜之志不替初終
其敢不銘嘉惠于肌膚書格言于紳帶勉聽驅策用答
生成

謝郭樞密

一麾出守慚應爰之非長千室鳴弦藹餘風之未遠有
規于前者必隨于後固政于舊者當告于新仰黷高明
輒輒伸悃素恭惟樞密大中學探性妙識造覺先仁也柔

而義也剛直其內而方其外至誠格物踵尚父之風猷

遺澤在民樂臺細候之惠化首燕臺臺之衆俊揭漢鑿之高

標左掖南臺臺踐楊楊滋久久北門東馬敷納居多粵自出殿

大邦逢時多故惟蕃垣屏翰翰之重寄資爪牙心膂之元

臣扞扞禦寔勤寇寇攘遠屏眷滋潛潛即之舊簡于側席之求

俄名節之從臨慶繡裳之入覲某迂踈無取矜式有依

丁茲報政之初採于遺老之誦汰礫在後徒勞拊字之

循、着鞭已先景仰声光之赫、馳詠良劇固既敷宣

回賀新及第

被恩北闕擢第南宮凡与交游举增慶慰伏惟新恩宣
德才當數面筆掃千軍早歲飛声頭角已竦于同隊青
春射策文章果中于甲科愧賀牘之未遑奪高文之先
及銘懷感篆幅楮矣陳

姑溪居士文集卷第十三終

姑溪居士文集卷第十四

趙郡李之儀端叔

啓

權知開封府開封縣回章丞

士論推稱久欽雅望官塗南北未覲清標方嗟會遇之
難遽有參承之便傾依所激瞻詠彌深恭惟知丞宣德
地胄高華天姿爽拔拔温温之德裕然而有容犖犖之才
卓爾而無敵早登臚仕亟著能聲豈惟契合於當塗竚
見翱翔于要路暫丞一邑聊畜遠圖某幸此同僚將獲

連事協心戮力期共濟于公家妙語高談當款陪于暇

日

回謝涇州教授

誦風雨之詩恨未識面辱瓊瑤之贈曠若披雲諒惟公

餘默有神相伏惟教授宣義性天清昶門地高華學深

游夏之淵源文挾卿雲之黼黻黼黻早揚令聞自陟巍科謂

當金馬之游尚屈絳紗之擁佇膺紫詔即步丹墀愧賀

幅之未修辱飛緘之先及永言感佩曷究敷陳

任河中府萬全縣令轉宣德郎謝漕使

切以仕版官聯蔑有絲毫之補勲司考績誤收歲月之

勞法雖循常恩實忝冒此蓋伏遇運使郎中兼容有德

延譽及人肆如哀朽之微亦辱吹噓之重致蒙帝渥濫

被官蹤某祇奉簡書莫遂登門之謝仰瞻榮戟但增引

領之誠

主管定州安撫司機宜文字回謝諸縣知縣

英聲夙著未諧披霧之瞻謙柄自持遽辱朵雲之賜退

循孱瑣第切驚慚伏惟知縣宣義間氣受天清標映物

冰鑑洞知其宿弊闕剛淬於新矧日轉花陰不聞一

犬之吠風搖麥浪即看雙雉之馴行奉璽書入趨丹禁
某衣冠冠冷商蓬梗餘生慚無霹靂之才猥贊芙蓉之幕
仁鄰可伏願分霄燭之光德宇非遙更馬靈河之潤

回賀越州黃通判

伏審顯膺帝誥榮貳侯邦公論攸歸輿情胥悅伏惟通
判學士才兼文武學洞古今睿睿眷益隆隆宸衷簡在未遂
攀龍之志少施展驥之才雖遇盤根豈勞游刃致海沂
之大治深賴賴王祥典峴首以並傳當啜啜鄒湛某向風惟
舊慕義實深未遑柔訥之修先辱華緘之貺

謝人啓事并寄詩

湖海地偏雲泥路絕已分廢人之淪落難忘聖日之光
華間遇便風獲承近問惟方今取舍之惟義知吾君親
信之得人矯：天馬之軼群羣堂堂寶鼎之瑞世獨先流
輩允屬高明恭惟某官以自天降之材值不世出之
精神會聚無非道德之幾微朝夕討論博盡典謨之
懿展衍緒餘之暇低回吟詠之娛篇篇可如僕以命騷
句句真珣璣之為器始終于學詞林由是而愈光遠近
趨風善類倚之而增重載惟晚偶叨此親逢逢居常想像

以馳情幾歎滯留而莫覲敢圖委睠遽辱賜書何啻賢
十部之夸不覺在萬人之上伯樂既頌幾成冀北之空
毛遂何堪頓感囊中之効門庭負阻歲月易遙尚稽參
際之榮倍劇傾依之悽江干猶熱都下已涼益衛寢興
永扶昌盛

賀薛左轄移鎮洛陽

伏審光奉命書寵司留鑰便道將承于密對疏恩還序
于近班夷夏所期天人胥慶恭惟某官以自得之學值
有為之時即之也溫無一瑕之可指屹然不轉經百汰

以彌精故能進退之間尤見表儀之正暫均勞于巨屏
已報政于再暮蟲魚草木靡不識其至誠教令條章皆
可師為永法方歌廉而有託欲借冠而未遑雖袞衣赤
烏久已佇于公歸而白叟黃童想難勝于綈恋某本為
棄物適寄異缺追路莫從朔風增喜竹缺制麻之降續
申賀續之勤殘暑未除缺缺是祝

賀王憲解元

平世往還不過數時懷詠常有餘思樂馳騖者世之本
情安退常者人之難事盖有諸中者則固分金務在外

者或未免于絲^羅是故^國朝之心以在家必聞為可賢
所以科場^場之設乃因時制宜而不察果諧遴選首得吉
人恭惟某人言行相章氣質甚茂非知之而亦允其蹈
是^達也而不苟于開榜名既傳士論胥樂皆謂積年之
考察寧免有妨遂收一日之優長未為過舉式符賢路
之兼取不碍^礙學制之審求然此時遇窘于他從但聞報
喜至于不寐欲圖慶屬以戒行庶^國不腆之陳獲托^託承
言之際用輒^輒踴躍尤劇傾馳不虞艤楫之初遽辱長戕
之貶雍容盛服若投先進之絕倫璀璨高文彌^彌愧過情

而非據讀之而飽足人意服之而增重心期由余入秦
驚府庫之未^缺宣子適魯知典禮之具存僅逃舞馬之
成妖劣似飛蠅之識赦雖已嚴于報謝尚有負于修裁
低徊抱麥鞠魚之嗟荏苒幾風馬牛之逸文獻不類悚
報何堪于是勉焉其已晚矣寔來虛往固難瓊玖之酬
誠確望專行聽雲龍之會願附霜鍾之應別馳^國燕之
私

謝^常深道賀復官

伏念^某間^關晚節流落倦途加之憂患相仍所以志氣

頓盡雖然竹柏之操不以時遷其如歲月之遙何以自
處尚賴二三君子方懷九萬鵬程每容接翼以扶搖惟
恐素志之挫折笑談委曲簡牘週旋遂忘失路之嗟豈
復異鄉之感烟雲朝暮坐視去來魚鳥林泉分甘終始
凡得此處莫非見貽不圖例奉於詔音驟使復還于仕
籍衣冠顛倒無復儀形賓客過從恍疑^夢寐載循忝^冒
敢昧依歸此盖伏遇深道居^闕資粹中和學非俯仰好
義若飢之欲食設心如^盤水之在盤因其自得之長致此
爰忘之過首頌慶問^備脩寫至情字字有經真可謂之辞

達句、不苟尤佩服于風期適作應于^羣來故稍稽于
修報庶幾全度未遽嚴誅春物正繁德門^密竅更希調
御下副傾馳

謝陶師中貢士

天下之患常係乎不得其人聖王之心所貴乎無為而
治雖名分之正或事理之相違詰所以馴至此途盖
在夫未嘗苗意先皇帝肇新科舉之制今天子嗣成教
育之方謹其月書季考之文^參以里評巷議之實討論
如是以明備俊造自然而次升靡一介之濫居果多才

之彙進况乎首貢豈是常珍乃所謂鳴則驚人似非徒
學以干祿伏惟某人身雖家食心則天遊白黑中分故
談者之辨卓爾而默識英雄外筭蓋君子之道闇然而
日章陋彈鋏之興嗟不輟耕而取用彼勤謹積成其効
我纔出便占其先糊名既開士論胥慶鄉先生則云見
面有數郡太守亦曰聞風甚高不辱其勸駕之恭將表
乎絕類之舉寧拘中下甯徑躡優長佇騰大對之雄深切
當世之務黃香來從江夏終號無雙杜牧賦就呵房豈
止第五某早蒙垂顧繼幸通名適期款曲以相從孰謂

倉卒而引去修途茲戒大軸遽臨感佩不遺之誠但深
非據之愧寒暄未定保衛善持欽遲光輝別圖裁叙

賀人轉官

竊

切審顯被命書寵遷連帥伏惟慶慰竊以賞罰人主之
綱紀用舍要在乎適中是非國論之權衡輕重務歸于
至當故居上者操之以御其衆在下者體之以見其長
宴萬類之依昂係一時之休戚協今天子別邪辨正有當
皎日之當中諸近侍效德協忠何異大川之方至既抑
揚之無愧碩授受以寧甯慙恭惟某官色正而芒寒業茂

而器博器博總五材而並用駕六藝以相先片言之傳得之者率皆心服每事之舉聞之者莫不景從是宜朝夕以輔聖明詎應頃刻而遠左右天下望之如山岳眾流赴之猶江湖佇現麻制之行超進齊壇之拜拜某寄身窮壤託後比後塵雖未識荆州之賢然不廢子虛之誦哀顏末路瞻望何時適逢隆盛之期獨鬱鬱贊揚之願尚應餘日獲遂趨風欣忭所深仰馳滋甚

謝金陵舉人

頃後眉山兄弟之遊獲承禮部文章之美竊竊謂龍蟠虎

踞之地信多金聲玉振之英洋洋泛異時悵餘塵之已隔

風流別缺驚晚秀之方榮典刑如存嘆慕何已亟欲乘

閑而會面又慮以闇而投人展轉此時相詠增愜殆四

百數之較藝殆一二人之中程凜乎誰敢自期巍然果

在高選遂將趨賀客之後冀能紆積日之懷有田一廛

適居收成之際聞風教舍遽興留滯之嗟不虞還家解

鞍之初輒輒當盛服長戕之禮禮造語警拔蔚有緒風寓言

週旋過委無似惟素期之已晚幸來日之可圖伏惟某

人先輩輩不愧名家善緝新學絕黏頭綴尾之陋有矢口

載筆之成鄉校久居諸生固已歛衽禮闈既闢齊聲皆
謂得人上不負朝廷養育之深下足慰有司考定之審
竚觀軒陛鼎傳賜第之優越在里閭獨能側耳以候

姑溪居士文集卷第十四終

姑溪居士文集卷第十五

趙郡李之儀端叔

啓

謝君俞

比階勅旨例改官稱恩出非常愧莫能已竊以浮沉江
上粗安魚鳥之遊繾綣籍中何異縲紲之繫自知罪大
而不赦聊從漏盡以偷生雖天日無咫尺之遠而氣息
僅須臾之保灶竈不烟者屢矣衣不時則常然尚恃仁聖
之足依終無魑魅之或禦不謂匪人乘間凶焰輒輒加幸

其疾病之餘幾成鋒刃之迫迫殘齡不負毒手遽回偶逃
出勝之羞尚虛嘗膽之效方且散收魂魄粗葺田園誓
將老焉豈復他也果吾君之軫慮因禮以推恩既使名
不挂于刑書又畀澤均蒙于士類固常情無足道者在
鄙分不其榮哉非交遊曲賜週全則哀墮寧容叨忝此
蓋某人先輩高明絕儼道義相先以其常參博約之餘
遂乃頻借齒牙之論指陳人而竊笑孰不為曹閔失路
以無徒或能加恤疾風勁草獨不顧以見收吊影孤鴻
獲相依而苟免適圖申叙遽辱寵臨端蔓苦腴真詞人

之法則包羅引據備前輩之工夫豈惟禮意之俯投抑
亦楷模之遠借續膏反復夕鼠恠其驚嗟緩筆抄謄鄰
雞忽爾彈唱既已成誦更當深藏藹然祥光之燭人當
知至寶之在笥永言委眷未易為酬

又謝仲輝

伏蒙仁私以某例進一官特賜慶問者切以用不用固
有其時才不才各言爾志然昧者多失于遯之尾厲而
君子常罹乎羿之殼中匪兕匪虎而終樂于不容之相
安如玉如瑩則未免乎爰變之或異蓋得自是而不得

自是故知亦罵而不知亦罵就使再思而後行未若三
已之而無愠莫莫葛藟惟條枚是施泛泛楊舛姑浮沉
與俱誦言冀保于終身改過務勤于爰日間關白首龜
勉清時改興牛後之嗟但有鷄鳴之畏竊謂庶幾免矣
不圖忽爾及之自觸駭機上缺恩貸遷之善地假以餘
生方遠係之初駭聞中外及既行之後孰不嘆嗟總辭
縲縲之艱處攬溪山之勝宴疇昔願到而不可得豈羈
累累所在而輒見投出處不疑人人略無少間循習既久
種、靡不相宜所賴者方時善類之尤親所得者昔人陳

迹之可見遂使六年之久久不殊三組之歸殆此序遷出
于望外求其冒昧亦有端倪此蓋某人先輩氣識曲敦
矜憐俯逮察其介而不僻忘其老以奚為每至游後之
間過辱吹噓之重溜澠何辨要乃同流笙磬各音終成
合奏致茲孱漏更得褒揚載搜子建之波瀾宛若燕公
之黼散字、有據如古人特為推排表表愈工非哀緒
所能窺測但驚口角之流沫又知筆下之生風用謹家
傳永為文格

荅人謝解

豔

伏觀解名可謂精選眷言歆艷莫不嘆嗟凡在流傳猶為企仰况與游從之末惟深欣忭之私竊以經術取人

其効固以久矣文章選士方時尤見卓然非有司所養

不凡則賢者安能至此先皇帝作新善類王荆公協濟

士心尚貽未盡之謀昂傳將聖之子發揮大智協濟徽

猷遂使青都紫府之仙於時輩出坐令黃茅白蒿之論

無復誤談光昭三代之風超出百王之上念場屋之有

素未欲驟更幸羅網之無遺特存此舉孰光吾黨果獲

當仁伏惟先輩天馬軼群寶鼎瑞世筆端稼穡未嘗螟

蟻以傷年腹裏陽秋能使蠻髦之右社雖無上舍下帷

親切之對乃有東奔北備縱橫之才魯人易丘盖亦流

俗之常態吳軍入郢始知智士之收功更期體此以自

強會見排空而直上禹門三級已現頭角之成魏闕九

重行接羽儀之次竊憐哀陋雅荷眷存泛聽鄉評宴逾

已得崎嶇猥事適慚脩慶之未遑煥爛雄文遽辱寵臨

而俯及既餘光之舊挹非鄙語之能酬但驚肯首之屢

形可信擊節之不暇敢輒騰于紙貴姑自謹于家藏庶

幾兒孫得為資藉

上少傅相公啓

伏審惟天降命隨世效珍克協協令辰肇登至寶眷言國

器通稟睿睿謨遂膺誕告之榮兼邁聲華之寵非他人之

可得蓋比義之與與俱是豈苟然者哉定應卓爾故也竊

以荆人之璞負負出古今秦相之書宴侈圖書尤為曠世

之遇獨高傳國之稱曾未若地貢而時乘之天作而聖

名者昔未嘗覩斯能有聞審昭錫于時鍾置靈承于顯

佑適適丁元日方丕勅勅之增嚴臨受端朝擁寰區之交忤

信乃非常之盛事久久為不朽之宏規洪惟六藝藝之宗迥迥

超一旦之選果階幽贊首被疇庸殆無官可以為酬始

易地稍茲序拜叨光有素伸慶當先僅能踴躍于鋤犂

之間不獲俯偃于賓客之後門庭在望誠意則通恭以

少傅相公以天下第一之材參參域中寡二之舉經綸康

濟莫非行可之逢緝熙光明率皆自得之學每奏則如

水赴壑壑凡用則猶陶轉鈞可謂腹心之親何止羽翼而

已粵自薦圖圖名于上帝莫懿冊于方丘合宮奏功路寢

侈舊盡盡前人之所覃思恢歷代之所靡遑以至總覈便

御之儲發發揮太上之秘遂致天人交格用能教化廓新

竟符河洛之祥益隆廟社之鎮餘才兼暨小物必勤炳
如耳目之傳傑出詩書之載然畫九州者禹也堯享其
成而播百穀則棄烏舜因以重君臣相遇之如是道德
不謀而自同但知歎頌于無窮詎復形容而可究暄融
已屆參侍尚遙永介壽祺愈康賢業

覃恩謝時宰

駒犢雖從既已還于天性乾坤委鑒蓋深察于人情眷
言資藉之階敢昧依投之素是為再造固非徒然伏念
某頃失防閑自貽罪累在苒桑榆之迫迫巡溝壑之歸

先世之傳纔餘一子孤老所托更無兩倪零丁門戶之

僅存展轉蒸嘗之可懼切謂興滅繼絕者本先王之盛

事且復祈哀請命則幸先主之親逢加之廟堂輔相之

臣志同伊尹與夫帷幄親信之士道契唐堯莫非忠厚

以疇咨志繫仁孝而將順輒忘出遠莫效誠忱重惟緣

木以求魚孰為脫且而解網載念勢可乘而易失深虞

辰去速而難回然支離攘臂已自分于終捐而象固求

珠幾無心而偶得比騰符報宛類夢驚雪涕拜恩何啻

死生而肉骨有識更歎亦知造物之因人此蓋伏遇某

官遂萬物以為心恥一夫之弗獲舉鼎絕臍而不遺餘
力操刀必割而適契斯時于事如飲食之須以自任風
教之率從容宥密得衆人之所未聞潤色淵微皆曠古
之所不到輔成一王之法蔚為百世之師倘非傑出之
差同安能相遇之至此雲間可想行自慰于掃門泉下
有知豈不懷于結草况在孱瑣已誓糜捐何止今生更
期他世

賀時相除少保

伏審 誕告在庭寵優建節既重元戎之貴增嚴亞保之

崇鄉子一人榮被四表流傳所暨懽忻宴均辱記齒牙
之間可量頂踵之慶肖翹雖類踴躍遽知竊以有為之
君必得有為之助非常之事必協非常之謀是以雷動
而風行故曰雲騰而雨降方冠百王而絕詣將超萬世
以永圖若非周公其人易副成王之志堂堂宏構肇新
帝者之居翼：舊章舉出聖謨之斷上侔乾象府合禮
經先皇帝神靈在天固應顯佑諸執事智慧乘勢自然
景從初無億兆之離心允屬二三之同德總提制度尤
仰高明伏惟對越恩書鼎開華觀歆激士夫之勸闡揚

宗社之儲孰不奔走于下風可謂希濶之盛際恭以少
保相公惇大閑遠克寔輝光自始繼承即荷腹心之寄
迨躋秘近愈隆旦暮之親所與者潤色之先驅所臨者
輩流之殊軌主上倚多聞之益學者宗獨步之師蓋非
堯舜道德弗陳于前而捨文武謨烈不啓于用代天工
而惟一贊皇極以履中矢言皆載籍之精微動容真列
位之標則譬之射者至之又能中之况于樂為盡矣不
可加矣信一代之豪傑乃六藝之津梁適丁斯時爰契
休命祖述憲章之大脩篋已無虧財成輔相以得亘美
德望之集豈特私淑之歸庚伏正炎鈞履增衛傾馳向
往倍萬等夷

荅監司

竊

竊伏海濱聞暴公子之名惟舊不願侯爵識韓荆州之
面為難異時旒節之來臨適幸里閭之托茫茫行臺之
便道偶南畝之告工阻陪父老之迎倍結蓬茅之恨繼
圖申款獲奉誤加敢虞名姓之疎輒與齒牙之錄退惟
忝冒進有依承某人表瑞特鍾為時間出所過則化每

舉則優獨高衆允以安脩常覺化人之患少固當垂紳
正笏都俞軒陛之崇孰謂掌漕即戎展轉江湖之外定
應有待少俟奏成將幕府之暫開已鋒車之促駕雍容
法從細繹繹廟謨盡將未究之奇申錫無疆之祉側聞去
旆行就過家有可望之程而復此羞池懷危得之逢而
何當慰浣情斯愈固心弗謂遐某例窘漂浮適從此避
願承賓客之後輒輒拘道路之難猶意俯存曲垂矜亮其
為恋慕宴異等倫火老金柔山悠川遠更希保重以大
光明

先狀

偶乘扁舟將叩會府雖類類荆溪之訪戴宴期荆渚之見
韓參奉可涯欣榮無喻

姑溪居士文集卷第十五終

姑溪居士文集卷第十六

書

答李幾重司戶書

趙郡李之儀端叔

秋暑不審邇來起居何似不圖变故伏承遽鍾艱罰罰相
遠且復未獲披奉故情文有所不逮想蒙見察某知先
公才望久矣得之于賢士大夫之評每以未見為不足
今其已矣何愴如之昆仲競爽而足下嶮峻人物之上
其來疊亶見逼耳熱心搖恨未能促膝握手以慰欣慕專

門之令昔聞其語而今見其人矣敢虞反我之懷而遽
先臨問六月十八日得所附書未發已見其人而喜甚
亟發之不暇既發乃綿連相屬前之以相問之久申之
以過情之語終之以諸可人之詩文且復見躋于其間
而責其不腆之詞展轉至此不覺慄然汗下哀晚不類
得罪廢棄浮沉魚鳥間不復自齒于抑揚之地鼎為惠
碩特相收采茫然不知所以為控方少年讀書時祇知
古人所言為可師所踐履為必可力行以及之故諸可
人皆疇昔相與厚善相勉以至于是一旦奔迸流落

七八年間在者無幾燦然到眼恍如相接于夢寐之際

而紬繹其欽挹之語則知高明不妄取予凜凜信不

為外物一毫髮低昂真我輩人也足下所養既爾而乃

不遠數千里輕以人言俯暨蹇淺敏而好學不耻下問

自期則重矣委非所據有類倒置雖然來貺不可以虛

故輒附諸可人以報盛德之及論省恕在人在我之厚

薄以遠于不愧不作則至完之言是也論以已責人不

若以已恕人以責人之心責已以恕已之心恕人則子

夷傳家之言是也論未嘗以世不用而察學問則魯直

之言是也論尊所聞則高明行所知則光大而折衷于
董子而不可以足以賢于眾人而畫焉則子開之言是
也論乃所願則學孔子自期于孟子之志則定國之言
是也論僅知古今實愧博洽而浪得名遂以阮嗣宗之
歎為之證則明略之言是也合諸可人之論而反之于
道世無悶不見是而無悶樂則行之憂則遠之及其用
也有時而過涉減鼎足下高材遠識固不待崎嶇所獻
而當以深造而自得之矣然方且汲汲于此而幸庶幾
焉者不敢不以告也適以疾悴偶在墳山程督工役避

迨元翼回使姑致其略嗣此當不輟交馳惟數學半君
子其無意否耶瞻望未間千萬抑節自重

答人求所為詩文書

久不獲歎近秋暑伏惟起居佳勝日者蒙面諭墳山諸
石刻欲盡見之此自當墨以為獻偶刻字人招致不來
尚有未完慮參差不足以奉省閱故爾蹭蹬因循晚矣
輒愧無量山中去城市遠耳目有間程督之外隨所遇
輒牽課僅得十餘詩二賦一銘一青詞一書欲錄出以
千斤斧然素非所工加之老倦退縮略無可意處遂復

猶豫又以不待有求而遽進則為徼鬻禽犢之學也君子之所深恥不圖過聽特枉書問引據談洽見微甚勤初則茫然不知其對既謝不能謂必見察而來使接武至于三四而不已仰承厚義愧汗如洗遂不復自靳而紬繹前日之所欲獻者以報專委之辱資藉時昔庶幾匠手繩墨之餘或遂管中之窺欽跂欽跂頃未與執事相接但聞在朝廷舉職事屢有所建明不知者則為有所謂久而得其歸則皆一時之先務不得已者比涉傳一二藁則往之人所不敢言異同之論無時無之要

在我無愧足矣其涉蓋足以知一商之珍至于屬屬于所鯖富則寤寐不忘而未以見期者一月前有錄得泛舟賦永慕堂詩清曠亭記讀之累日乃知鯖與富未

易形容端若快意于九鼎之烹自非完養停蓄發諸家之秘而加琢削礪礪以會于瓌奇則起伏能到既而端倪探賾果知留意于此甚篤古人糟粕固已在所去竊聞平居專以歐陽陽永叔王介甫之文備時後之索索甚矣二人之文乃一時之宗也長江秋霽霽千里一道滔滔滾到海無盡其如風雷雨電之驟作崩騰洶湧之掀擊

暫形忽狀出沒沒後先彙一時之壯氣極天地之變化則
吾東坡老人未可以輕議雖時所禁要亦不得而捨淺
陋所造妄爾塵瀆宴則于執事所遊羿之彀中中央之
中地而得之不審果以為然否如其未也無吝見教未
有參晤之涯倍深傾想

陽
答吳子陽問翰林學士帶制誥書

春末辱惠書爾後欲作報不暇及來太平遂如在井底
姑隨地苟生耶復爾耳豈復更煩久遊紀錄然亦未嘗
輒奉忘也忽披手示尤佩見存伏審燕居雍容動履清

勝欣慰所諭今翰林學士帶制誥蓋因唐故事耳昨
奉行官制未曾申明始相因而行唐自開元末更翰林

供奉為學士罷遇益重其地益親上自六曹尚書下至

秘書省校書郎皆可與選選入院一歲遷知制誥未知制
誥不作文書但待詔備參顧問參侍行幸而已其在廷班

次只隨本官若侍宴則位序極高座在宰相下一品上
雖弘文館集賢院各有所隸獨翰林院無所隸學士號

天子私人又曰內相今既行文書遂帶知制誥其如制
誥則中書舍人職事也中書舍人乃中書後省官則是

宰相屬官豈有天子私人號號內相而反兼宰相屬官職

事乎既專代人主敷告以言主行制誥批荅口宣凡應

和文書自不相干當時止謂知制誥遂還中書舍人猶

以學士所當制為相妨故不去今泛謂中書舍人為外

制翰林學士為內制則是也舍人止行誥詞押案遇有所

命則因而申之于言詞以達所以命之之意而行下至

于制命則用白麻寫後內降付外廷宣讀其詔書批荅

口宣等或直批送三省或徑付所差使命事體不同官

制行後凡此等合改正未及者甚多至赦書則曰尚書

省牒刑部刑部尚書省一曹耳何牒之有只當如麻制

學士行畢後內降出宣讀罷付尚書省授刑部符下諸

道乃為允當足下謂不肖昔嘗任茲事故委曲見訪亦

似有所見責當時固嘗力言之矣會急欲成書在上者

云未暇及故因循至今論也正名則不得為小事終

必有類聚而時正之者老廢寧復甯及此來意既厚不敢

不報亦不須廣也未相見間惟加愛

謝人寄詩并問詩中格目小紙

伏讀別紙悼諭作詩之意遂以佳句見寵委非其據流

汗竟趾不腆一介蓋嘗涉獵而老無所就但時得一章
一句或可人意則如盲人索塗而俄與之策策日者有傳
執事舊詩數篇拭目而覩首前而吟充然飽足使一腐
之嘗如快意于九鼎也于是真有以寵之殆將屬饜矣
欽佩何已亟欲有所形容不免謂為過情而取近諛之訝
要之是詩也作者久不到此當于正元元和以前求之而
復過有延揖使得條具前人所作之目而責其所以為
是目井蛙之生豈足副九萬里而圖南者其如高議既
及不敢不報國風雅頌分為四詩言一國之事言天下
之事形容盛德以告于神明又以政之大小而分二雅
比較然已見者凡所謂古與近體格與半格及曰嘆曰
行曰歌曰曲曰謠之類皆出于作者一時之所寓比方
四詩而強名之耳方其意有所可浩然發于句之長短
聲之高下則為歌欲有所達而意未能見必遵而引之
以致其所欲達則為行事有所感形于嗟歎之不足則
為歎千岐萬轍非詰屈折旋則不可盡則為曲未知其
寔而遽欲驟見始彷彿傳聞之得而會于必至則為謠
篇者舉其全也章者次第陳之互見而相明也近體見

于庚初賦平聲為韻而平側協其律亦曰律詩由有近
體遂分往體就以賦側聲為韻從而別之亦曰古詩格
如律半格鋪敘抑揚間作儷句如老杜古栢行者此管
中之見妄以為同異恐古人自有佳處既無所傳亦不
可槩知姑以其妄意者區處為獻獻不惜委曲見教幸甚
幸甚

代人與薛金陵小紙二

遠去侍席已復累月粹然如春之和氣儼然可畏之德
威翼：然挽之不斷之誠意未嘗一日而忘于懷也此

特

時小已所得之私耳至其深淺不可以意測形器不可

以物拘習之者則曰善人君子也驟見者則曰不撓而

有常者也曾不知刑不加峻而頑猾屏息談笑自若而

百廢具舉昔無夕不驚盜也而今乃外戶不閉昔一月

率三四回火也今未嘗有醉人橫路則歌笑扶攜攜無一

語相凌拂方且雍容燕席登覽陳迹典二三要人握手

傾蓋周旋于氣類中而往來賓客無問細麤莫不滿足

而戀戀不忍捨去是豈沽激而然乎是豈緣飾而然乎

乃知小已之所得乃衆人之所得也魯使樂正子為政

孟子曰吾聞之喜而不寐有問之者則曰其為人也好善好善之效乃能如是耶必曰至誠而已至誠可以參天地之化育於是益知昔人之言為可仰也其曰惟是而行之于廟堂之上則公已效之舊但迫迫自吝者率以迹求而不知以道而規是未足為知公者又曰公將歸正鼎鉉遂一德以享天心而沛然下膏澤于民則今日之政信可見于天下矣是則有造物焉其如是以有袞衣兮無使我公歸兮無使我心悲兮此愚與眾人同也早遊門下時不敢自許于見知而中間恩恤之勤似

非咫尺可得而擬議雖仁厚造次必于是然蒙被之獲固然不知其況也不圖晚暮獲奉均勞之便拊循有加禮意逾厚益信前日之不敢自許與夫輒謂造次必於是者皆私已皮膚之見也今夫寒暑之變有生所同而有得之深有得之淺者非天使然其所遇之地適然耳以是而推則所謂皮膚之見者亦非盛德之所期也碩大光明匹夫匹婦不得其所則如推已而納之溝中此伊尹之志而乃公之心也一介所吝不復繾綣以致其感然亦不得而已也

姑溪居士文集卷第十六終

姑溪居士文集卷第十七

雜書

趙郡李之儀端叔

莊居阻雨鄰人以紙求書因而信筆

日近詔求遺書乃太平甚盛之舉本朝書最不備庶

之家亦多苟簡不以為事自昔隋兼南北兩朝經籍特

富其所藏之地號嘉則殿其卷至三十七萬大業之亂

存者無幾武德初總有八萬卷又平王世充得嘉則舊

書八千卷自黃河水運入京師至砥柱舟覆而止開元

中置使置院專治其事然著錄者又減武德三分之
一通一時學者自為之書僅補其闕以甲乙丙丁分經
史子集為四庫安祿山之亂尺簡不存元載當國請以
千錢購一卷分遣使徧天下搜索稍全復遂增四庫
為十二庫一目為四庫矣文宗尤所留意而十二庫方
充滿復經廣明播遷迄于天復遷都乃蕩然無遺又更
五代之亂臣庶之家收死不暇豈復以此自表見故本
朝書籍逮今未振宋綬李淑二家號藏書亦不過一二
萬卷而已綬家又為火所盡其孫景年方展轉圖足未

幾輒死豈其數耶抑有所待也

又

油拳紙工所用法乃澄心之緒餘也但其料或雜而吳
人多參以竹筋故色下而韻微劣其如瑩滑受墨耐舒
卷適人意處非一種今夏末涉秋多暴雨潮水大田
之水不能洩吾之野舍浸及外限戶內著履乃可行會
莊夫以收成告既來復值雨寸步不能施終日臨几案
忽無况雲破山出時若相慰藉者邂逅鄰人出此
紙見邀作字既與素意相投凡數十番不覺寫遍安得

能文詞者相與周旋既為之太息而又字畫不二似此
此紙厄會所招也

又

東坡每屬詞研墨也如糊方染染筆又握筆近下而行之
遲然未嘗停輟渙如流水逶迤巡盈紙或思未盡才續
至十餘紙不已議者或以其喜濃墨行筆遲為同異蓋
不知諦思乃在其間也楊文公與人對奕飲酒次入或
以文為請即以方角小紙蠅頭細字運筆如飛而與飲
奕不相妨其詞又皆實以前世事對偶精密引據審確

所命意燦然如掌握中而利害明白不容有所增損二
公皆一時異人固未易優劣要之東坡之濃與遲出於
習熟而文公之小紙細字亦非有所必也故知熟則生
之生則熟之貴乎無所滯閱爾至其飲奕相參而各能
辨則東坡不善飲奕一小杯則竟醉睡睡或斲木放
筆既覺讀其所屬詞有應東而西者必曰錯也但更易
數字因其西而終之初不辨其當如是也

書趙鳳事

劉知幾吳兢撰武后實錄書張易之昌宗誣魏元忠子

齊齊私謁廬陵王事嘗邀張說為證而說已許諾賴宋璟
力止之說得冒以為忠後說嘗因讀之而內因屈嘗語
兢曰劉子元叙此事太不假借兢曰子元已死不可受
訂於地下此事實兢所書其藁故在說後屢祈刊削而
兢終不許世皆以為今日之董狐也至趙鳳為莊實
錄乃將何挺論劉胸胸既不載胸胸既相遂引鳳共政事去
古浸遠所謂董狐者果何人哉

書牛李事

長慶初錢徽典貢舉李宗閔以所親托之李德裕李紳

元稹在翰林密啓其事宗閔坐貶貶嫌隙自此遂結至太
和中宗閔為宰相會德裕召為兵部侍郎宗閔協牛僧
儒併力濟之并罷裴度政事而僧孺尤力朋黨至不可

破侵尋四十餘年縉紳之禍不能解乃有牛李之號武
宗立專任德裕而為一時名相唐祚幾至中興興力去朋
黨卒為白敏中令狐絢所中傷豈無心始可立事而有
心則訖不能濟使德裕不以前日為念而一心所事唐
祚固未艾也

書楊綰事

楊 楊綰少孤貧獨處一室左右圖史凝塵滿席泊如也雅
不好名有所論著未嘗示人後為相時郭子儀再造唐
室勲德方盛特為之裁損騎從以避其高名清節名者
實之賓也招之不來麾之不去豈在汲街自炫礪以沽
之耶內不足者急急於於人知詎不諒哉是等人也尚何足
云聊以知有其實而名自至有之已非是况無而自為
有者乎

書劉元平事

唐霍王元軌太宗子與處士劉元平為布衣交或問王

所長乎元平荅曰無長問者不解元平曰人有所短乃
見其長君王無所不備吾何以稱之人不見其長則為
全人矣蓋其質質既美則動容周旋莫不如是譬之嘉木
本立則枝條根節大小短長皆中規矩繩墨見者一一
知其為可用也又何擇焉

書柳材筆

元祐中錢塘倪本敦復通守當塗一日抵書相問勞藉
以十筆其籤云河東柳材子時方學書得筆試之頗相
入是後訪柳不可得而念亦不少輟異時子得罪流是

邦既到首幸自償所念而材乃歷陽入死已久矣為之
悵然久之過少廣書室得柳東所藝宛轉抑揚二十年
之負愧然見慰問之蓋材族人于是知典刑淵源不無
所自來也但予老矣字畫日退良有愧於疇昔臨紙一

長歎

又試筆

手和筆調作字乃佳迫促取能未見其可前人任為一
事蓋藏終身踐蹈悲嘆窮通未始不在也退之序高閑
謂僚之於九秋之於奕詎不諒哉雖曰一技要須如是

方盡僕知而不能行故白首如逆風駕船進寸退尺不
固誤有見索每臨紙必為見奪况手未和筆未調又迫
促勉強耶似是此紙逢厄會定將覆醬甌矣可勝感嘆

書陳格石刻

予少時客廬山見諸刻石字皆有精神退而求其真蹟
率不遺也乃知模勒之妙有以假借致然是後每作字
必歎息不得其人相與表發比過金陵所見如廬山時
至其畫筆則又過之造詣其所自蓋南康人陳姓名格
從事於此十二世矣予固知他人必不能至是以信

子平日一見為不可易也凡技之善如庖丁解牛輪人
斷輪直以神遇而不以力會然後為得况十二世傳習
之久耶彼微幸於一旦之遇者雖資藉展轉豈得不自
愧哉

戲楊元發

楚令尹子西將死家老請立子玉為之後子玉直視則
則于是遂定昭奚恤過宋有饋^魚肩者昭奚恤阿阿以
謝爾後阿阿則更為歎息声嘗究其所自乃得於此
元發偶有系蒼黃失據屢詰之輒阿阿則子固知元

發非二人者不知其声從何而致請知者注出

偶書

後傑廉悍雅健雄深蓋嘗見其人矣既獨立於千仞之
上則下視萬物如在掌握間足一跌遂致於訖死不復
振故曰知所愛則知所養也不有其養則無異自卧于
地以望百尺樓上其免于物役固難矣所謂俊傑廉悍
雅健雄深者尚何足云總一聞耳而相反如是所以擇
術不可不謹也

贈人

稽古

丙戌正月九日過彥國明窓稍理蘊火取煖焚香烹茶
脩然相向欲歸而德威遽至復坐笑語徐視几上敬帙
得老杜詩五代史廬陵歐公集宋文選不覺駭愕輒謂
彥國曰子之瞻過身矣已而抵掌相顧曰瞻未足大始
我學屠龍為有罪姑溪老人

書劉九思建茶硯屏

番陽鍾弱翁少有塵出意中間輒崢嶸戎馬間以功名
互表裏晚乃致位通顯然無妻妾所與俱者纔一族子
似已不自得於半塗之失矣故每於世外人必從容展

畫若相氣類者上饒劉思道以術名於世嘗得其建茶
硯屏云昔嘗相遇於京師臨分以之為別其義不可忘
也遂命工成就之子方有所適思道冒大江特見訪於
歷陽出以相示因以記其所自來亦以尋吾弱翁之舊
也崇寧五年九月十二日

姑溪居士文集卷第十七終

東坡先生福功堂藏書



